



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

Lou Andreas-Salomé

一个非凡女人的一生

YI GE FEI FAN NU REN DE YI SHENG

莎乐美

〔德〕徐菲·维特曼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L
O
U
A
N
D
R
E
A
S
S
A
L
O
M
É



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

Lou Andreas-Salomé

一个非凡女人的一生

YI GE FEI FAN NU REN DE YI SHENG

莎乐美

〔德〕徐菲·维特曼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非凡女人的一生:莎乐美/[德]徐菲·维特曼著,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9
(永恒的女性/[德]徐菲·维特曼主编)
ISBN 7-221-04451-1

I. 一… II. 徐… III. 莎乐美 - 传记 IV. K835.
1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2709 号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政编码:550001

新华书店经销

贵州新华印刷厂排版

贵阳宝莲彩印厂印刷

开本: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8.875

插页:12 字数:191(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

ISBN 7-221-04451-1/K·448

定价:15.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Lou Andreas Salomé



总序

80年代末,我来到德国,还以为人人都知道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Lou Andreas-Salomé)这个名字。我同知识界不同的人谈起莎乐美,但是竟有一大半人对这位出色的女子一无所知。于是我开始耐心地历数着尼采、里尔克、弗洛伊德等这样一些德国思想史中众所周知的大家名字。通过这些名字有些人想起了她是谁,有些人依然对她没有任何印象。为了能同别人谈起她,我总是得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教着这些大家们。到了后来,我的心中慢慢地升起了一种愤然不平,愤然于这位杰出的女性为什么在我一谈起她时,她只能成为这些大家们的附庸和点缀?为什么不是在人们谈起那些大家们的时候首先不得不谈起她?难



Lou Andreas Salomé

ZR100/17

一个非凡女人的生——莎乐美

道她所作出的贡献毫无价值？难道她对那些大家们的影响不足挂齿？难道她当时的声誉不及他们？不，事实绝非如此，只是面对今天的历史我们无可奈何，这同时也提醒我们：我们今天依然生活在男性故事(His-story)的垄断时代。

在西方，《圣经》是关于人最原初的故事，它无疑是男性的产物。《圣经》中讲述了人被创造的故事。上帝按照它的形象创造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个男人。之后上帝认为：“只有这个男人不好，我要为他提供一适合于他的帮助，〔……〕于是耶和华让这个男人沉睡，在他的肋间取出一段肋骨和一块肉，然后用它们造了一个女人，把这个女人引向那个男人。”^①

2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男人的愿望：男人至少在其中将自己的外部形象等同于万能的上帝的形象，为此，除了上帝以外，男人是无所不能的。《圣经》中，女人是为男人的利益而造的，女人因此应做男人要她做的一切，这是上帝最原初的想法。如果没有男人的存在，女人的存在也就没有必要。男人写下这个故事是为了让女人明确知道，男人在女人面前拥有统治和优越的地位。

带着这一认知，我们进入一个遐想：假如《圣经》是女人的产物，那么他的故事(His-story)就会成为她的故事(Her-story)，那么在两千多年人类的历史中，杰出的女性不仅会层出不穷，而且她们作出的成绩不会在历史上被抹煞，她们的光彩不会被男性的阴影所遮蔽，众多的妇女就不会遭受压迫、歧视和虐待。

但是，是不是因为《圣经》的存在，女人就应该一个又一个世纪地认可这一命运，忍耐这种从属于他人的地位，接受永久不平的待遇？就该忍受仅有男人故事的乏味与苍白？

^① 《圣经》，弗赖堡，1968年版。



难道女人就不会从沉睡了的千年中觉醒,拿起笔,写下她们作了千年的梦——一个要嫁给阳光的愿望;写下她们自己的故事,写下她们对荣耀的渴望与期待?

“我要赶上你,你应该使我荣耀,令我的名字庄严崇高。”19世纪上叶一位德国女作家借她小说中的一位女主人翁之口喊出了历代知识女性自强不息的愿望,这一呐喊不仅是对男权社会的反抗,而且也是对妇女要求平等的现实待遇和历史的公平待遇的呐喊。

本世纪即将结束,统治了两千多年的男人的故事(His-story)在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女性的呐喊中变得苍白无力。是时候了,是该拿起笔写下我们的、她们的故事的时候了!是向我们的后代澄清父系神话中的自我神话的时候了!是让我们的子孙也为他们祖母的荣耀而骄傲的时候了!

近些年来,德国知识女性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许多与男性大家们曾有过这样和那样关系的著名女性,她们的名字从前只是出现在那些大家的传记中,如今她们有了自己的传记,她们的真实面目及其本身价值得以澄清,她们在各个领域中作出的成绩得以重新评估,她们的著述得以出版。与此同时,大量的、从前不为人所知的杰出女性也被挖掘出来。覆盖在男人故事阴影之下的杰出的女性们被解放了出来,获得了在阳光下应有的地位。

着重挖掘被男权文化埋没的杰出的女性,重新评估她们的自身价值以及作出的成绩,是当今女性主义运动重要的工作之一。这一工作的意义在于澄清男权统治给人类历史带来的歪曲,矫正男权文化的极大偏差,使人类文化将不再一味地堕落和断送在男权统治的手中。

每一个追求妇女解放的知识女性都不应该把这一追求仅仅局限于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是应该同时确立起拯救人类整体文化的使命感,改造和削弱男权文化,输入新的文化精神和意义,更新和确立女性安身立命的价值尺度——而



Lou Andreas Salomé

一个非凡女人的一生——莎乐美

这些才是妇女解放最为真实的内涵。

我们希望本套丛书能给广大的读者开拓出一个新的角度、新的视野,能使大家获得新的感受。

让我们共同为这些女性的存在而骄傲!

徐菲·维特曼

1997年于慕尼黑

Lou Andreas Salomé



引 言

1885年,一部名为《为上帝而战》的小说在德语文学界引人注目,受到当时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哈特(Hart)兄弟高度赞扬。这部小说的出发点是当今大家熟悉的由著名哲学家尼采提出的问题,即人一旦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那将会怎样?小说通过叙述一个自由灵魂的发展,以曲折多变的情节和富于哲理的对白,探讨了这个问题。小说从多方面反映了时代的精神状态,并突出反映了教会传统教条式的上帝形象与渴望冲破束缚、争取自由的人们在世界观方面的矛盾和冲突。

这部小说的作者就是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Lou Andreas Salomé),发表该小说时,她年仅24岁。这部小说是



Lou Andreas Salomé

一个非凡女人的一生——莎乐美

她的处女作。当时,因考虑到男性作者的著作更受读者重视,莎乐美采用了亨利·卢(Henri Lu)这一男性笔名。为了能获得与同时代男性学者平等对话的资格,莎乐美不得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性别。在此之后,她才开始用她的真名发表关于易卜生笔下女性形象的第二部作品和有关尼采哲学的第三部作品。

莎乐美深受当时各国时代精神的感染。在俄罗斯,正值取消农奴制度、宣扬自由精神之际;在欧洲,也正是旧传统面临挑战的时候。弥漫整个欧洲的这种时代气氛激励着一代人去从事文学和哲学的创作,这种氛围不但深刻影响了莎乐美,还将尼采造就成了一个时代理想的杰出策划者。

莎乐美于1861年出生于圣·彼得堡一位俄罗斯将军的家庭。她是六个孩子中唯一的女性。当时正值俄罗斯转向现代社会,农奴制度被取消。在农奴制度下生活了数百年的俄罗斯农奴终于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自由的气息笼罩着整个俄罗斯大地。^①沙皇彼得(Peter)热衷于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在宫中招募了许多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莎乐美就是在这种欧洲式的思想环境及其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在青少年时代,她结识了一位负责教育沙皇子女的宽容的荷兰神父基罗特(Gillot),在这位充满改革思想的神父引导下,她开始钻研诸如上帝对于人的意义之类的问题。基罗特传授给她的是西方最为时尚的思想,并对她进行了严格的西方哲学思维训练。

1879年,莎乐美的父亲去世,她便彻底违背母亲意愿脱离了教会。莎乐美背离其家庭施予她的传统信仰,自然是与俄罗斯当时自由的政治气氛分不开的,这种政治气氛在当时深深地影响着整个知识界。例如伊万·屠格涅夫(Tur-

^① 比得斯(H. F. Peters):《莎乐美:一位非凡女性的一生》,慕尼黑,1992年版,第18页。



genjiew)的小说《父与子》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小说的主人翁是一位名叫巴沙罗夫的虚无主义者,巴沙罗夫的性格刻画具有强烈的现代色彩。小说中,巴沙罗夫对父辈们的价值观提出了质疑,拒绝对此不加检验就一味接受。由于莎乐美认识作者本人,所以她很可能读过这部小说,至少她是了解其主要内容的。除了屠格涅夫外,俄国民粹主义的代表者之一车尔尼雪夫斯基(Tschernyschewsky)也对莎乐美产生过影响,其著作《怎么办》,在当时童叟皆知。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俄罗斯应根据它的社会经济状况,在尚未步入工业化之前,多向西方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同时要防止私营化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弊病。他还提倡取消政府,因为政府是强权和不平等体制的化身。民粹主义者反对由上而下的改革。个人主义和自由构成了其民粹主义的人文思想核心。^①

世纪交替之时,西方世界处于传统崩溃之中。自19世纪初以来欧洲就开始了技术革命,自然科学的成果给人类带来了机器和新的工作方式,新技术的运用给人类提供了新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在人的行为方面打上了技术的烙印,人的认识方式也随之而改变了。“人们看到,现实和自然作为一系列单个的事实更具有决定性。每一现象、每一过程都是赤裸裸的事实。每样东西都仅代表自身……”^②事物,如所示,再也没有形而上学的本质含义。

这个时期,反抗基督教传统和欧洲近代文明最坚决的斗士尼采,揭示了“传统超验论”的没落,宣称要摧毁那些在19世纪中被拯救出来的宗教义务和责任。“上帝死了”,“价值重估”,时代的气息在尼采充满激情的呐喊中变得更加鲜

① 萨尔勃(L. Salber):《莎乐美》, Hamburg, 1990年版,第19页。

② 拉施(W. Rasch):《世纪之交的德国文学》, Stuttgart, 1967年版,第10页。



Lou Andreas Salomé

明起来。

无疑,尼采的言论为那些想深入了解自己时代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角度,但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迷惑与恐惧。尼采本人就是如此,尽管他成为了许多人的代言人,尽管他将世界总结成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对于尼采来说,他一方面认为主张上帝存在的观点是虚无的,因为这一观点否认了此世的终极意义;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抛弃上帝将会连同抛弃所有的价值和意义。”^①尼采自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怎样能彻底从虚无主义中摆脱出来。整个西方精神领域都感受到了这种不安,在哲学、艺术和文学作品中,它不断被作为问题提出来。1900年左右的诗歌自然也为此种新的世界观所困扰,涉及的问题是诗歌在这个机械化的实证世界中该选用什么样的表达形式。诗人们当然也看到了新的契机,“那些使诗人在这个失去了上帝的世界中感到为难的东西,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机遇,尤其是在扩大表达范围方面。如果说全部的现实都将被瓦解成中性的、无意义的单元,那么,每一个现实的单元就可被诗化地赋予意义。这样一来,就不会再有什么传统的、先入为主的对象是诗的对象了,一切都变成了象征。”^②

因此,1900年左右的文学并非厌世无聊,毫无生气,诗歌本身能赋予自己以意义,能促成事物的关联。语言的作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诗人成了语言的主人,可以赋予意义。“1900年的文学具备了以下的特点:别出心裁的选题,超乎寻常的、怪异的语言表达形式,主题的过分强调,刺耳尖叫或喃喃自语的表达风格,总之,偏离常规。”^③此时,

① 考夫曼(W. Kaufmann):《尼采:哲学—心理学—反基督教》,Darmstadt,1988年版,第118页。

② 拉施:《世纪之交的德国文学》,第11页。

③ 同上。



人对绝对的理解已不是从一个彼岸的本质中,即从一个被信仰的上帝那儿获得,而是从生活的整体中获得。生活态度一方面体现了个体对痛苦和死亡的意识,另一方面却沉迷于生存经验的欣喜之中。

19世纪末,人的精神生活从对自然的客观性要求返回到了捍卫主观性和强调个人经验。这也给女性提供了一个重寻其位的机会,特别是为那些追求女性解放的女性提供了发掘自己个性的良好时机。在这个时期,从事文学活动的女性愈来愈多,通过写作,她们在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作为艺术家,她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社会角色,许多女性通过撰写论文来参与当时的社会辩论。女性文学关注的焦点集中于社会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及与其之相关的价值转变。寻找新的生活模式、对传统的本质提出质疑等,都成了辩论的热门话题。莎乐美就是参与这个时代思想建树的一分子,在参与的同时她也深深受其影响。

5

在莎乐美的时代,她的著述受到过很高的评价,德国文学理论批评家索格尔(Soergel)曾在他的著述《诗与时代的诗人》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阐述莎乐美的象征主义、小说派、反潮流以及顺应潮流的思想意蕴。莎乐美的文学作品在当时不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且也受到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尼采就曾被年仅21岁的莎乐美写的诗感动得潸然泪下。

莎乐美以自己的著述参与了一场文学大变革,理论家索格尔(Soergel)视莎乐美为在艺术上持不同见解、具有批判精神的年轻人。莎乐美在作品中提出应摆脱生活和艺术中的一切传统束缚。她的著作所产生的力量 and 作用在于:“它们把以激情为固有气质的艺术家引向对艺术富于理解力的知识分子,把控诉者引向灵魂的分析家,把观察者引向推理者,将自然主义引向象征主义,将左拉统治的时代引向



Lou Andreas Salomé

尼采统治的时代。”^①

然而今天莎乐美这个名字并不是与她本人所作出的成绩与贡献联系在一起。由于她曾与德国思想文化史上三位大思想家有特殊关系，她的个人形象和历史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局限和歪曲。她不是被看作一个时代卓越的作家和思想家，而仅仅被看作尼采的追求者、里尔克的情人和弗洛伊德的密友。若要在莎乐美与三位大师的关系中寻找他们更多的足迹，那么在这种寻找中，我们会发现，莎乐美与这三位男人的关系不再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插曲，而是一种全新的关系，即：“思想的挑战与应战的关系，理解与被理解的关系，思想的给予与思想的回应关系。”^②

6 尼采对西方颓废文化的批判，在与莎乐美的长谈中得到了她出自个人经验的相同思索的回应。尼采多次为遇到这样一个与他的思路和思维方式如此相似的人而感到庆幸。反过来，尼采的思想对莎乐美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莎乐美不仅将尼采的思想融入自己的创作中，还撰写了阐释尼采哲学思想的书。

里尔克的诗展现了现代人的灵魂痛苦，在寻找新的踏实感时，他失去了方向。与莎乐美的交往使他在茫然中获得了继续前行的可能。莎乐美以她对里尔克的爱参与了新诗的语言创造，而这反过来也提高了她表达的愿望和能力。

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划时代地重新勾画了人的形象，他并没有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那样，研究人的精神冲突和疾病，而是探索人的幽暗的无意识的力量，这一力量直接威胁着人类的最高价值标准。作为他的助手和密友，莎乐美参与了这一伟大的探索，并将她的余生献给了这一事业。

^① 索格尔(A. Soergel):《诗与时代的诗人:19世纪末德国文学概述》,第1卷,Leipzig,1911年版,第316页。

^② 萨尔勃:《莎乐美》,第8页。



莎乐美独特的自然天性使得她能够结识众多当时声名显赫的男性。他们之中不少人狂热地爱上了她,或与她结下了深厚友谊。这些人有:瓦格纳(W. R. Wagner)、尼采(F. Nietzsche)、列夫·托尔斯泰、布伯(M. Buber)、豪普特曼(G. Hauptmann)、斯特林堡(A. Strindberg)、韦德肯特(F. Wedekind)、里尔克(M. Rilke)、弗洛伊德(S. Freud)等。^①

莎乐美对男人们经久不衰的魅力在于:她懂得怎样去理解他们,同时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她明确的悟性、具有吸引力的幻想和冲动,以及敢于对抗传统的勇气,赋予她的个性以独特的魅力。尽管她与这些男人中的任何一个都相处得很投机,但她却从来不将自己归属于哪一位。在与任何一个男人的爱慕和友好的关系中,她都充分保持自己的独立权利,这样,在她认为应该或是想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便不会产生麻烦。

7
在自己的生活中,她力图做到自己充当自己的导演,我行我素。对于爱情,她深知除了生理需要,还应该追求更多的东西,最重要的是灵魂的沟通与结合。两个相爱的人,只有共同感达到了内在亲合性时,才能进入充实的爱的境界。莎乐美曾将“婚礼”称为“高峰时期”。^②在这个时期,她认为两个相爱的人被引入灵魂相撞的状态时,就能从爱中获得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强的创造力。带着这种精神与认知,莎乐美唤醒了爱她的男人们的潜在的创作力。男人一旦与她相爱,数月后就会有一本新书问世。许多人在她与那些男人的关系中看到的首先是“具有非凡能力的缪斯,男人们在与这位女性的交往中受孕,与她邂逅几个月后,就为

① 豪普特曼(G. Hauptmann):1862—1946,德国戏剧家,作家。韦德肯特(F. Wedekind):1864—1919,德国作家。

② 在德语中,“婚礼”(Hochzeit)一词由“高的”或“高峰的”这一形容词加上“时间”这一名词组合而成。



Lou Andreas Salomé

一个非凡女人的一生——莎乐美

这个世界产下了一个精神的新生儿”。^①

在自己的一生中，莎乐美不断为自己创造这种“高峰时期”，但是，她不得不在自己的爱情关系中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当她的爱在自己的自然天性中如潮水般退去时，她的情人们却仍然沉溺于对她的深爱之中，固执地欲将这一关系继续下去；最后，当他们不得不面对事实，看到莎乐美的爱确实已过了涨潮期，一切都已无法挽回时，他们便陷入极度的绝望与痛苦。他们中的有些人陷入痛苦不能自拔，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另一些人却幸运地将这种痛苦转换成了艺术创造的动力，创造出了许多真正有价值的艺术作品。

一位同时代的批评家曾这样刻画莎乐美的形象：“无论她走到哪里，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掀起精神和情感的疾风暴雨，造成湍急而下的急流，她从来不关心这条急流带来的是祸还是福。她具有一种百折不挠的强大的自然威力，是一个原始的、充满魔力的两性人，不具备任何女人甚至男人的弱点。这个仿古典艺术风格的两性人缺少那么一点人性的东西。她是一个太古时代的尤物。”^②显然，这一批评建立在这样一个逻辑上，即：既然莎乐美是一个女人，不是男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男人，那么她就至少应该具有女人的弱点，至少应该通过这些弱点显出其“女人特征”，没有这些女人的弱点，又不可能成为男人，那么她就必定是两性人。在此我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才是女人应该具有的弱点？准确地说，究竟什么是男人认为女人应该具有的弱点？是被动地表达，被动地承受，还是被动地、“人性地”等待他人开始和结束一切？

莎乐美被看作“缺少那么一点人性”，乃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假如莎乐美是一个男人，那么就不会被要求具有男

① 萨尔勃：《莎乐美》，第9页。

② 比得斯：《莎乐美：一位非凡女性的一生》，第10页。



性的弱点来显示男人的特征,其行为就会被视作男性的理所当然,其反应与决定就会被视为由艺术家的艺术气质所导致的结果,不仅不会被看作是一个“太古时代的尤物”,相反会被视为一个充满人性的时代典范。

在当时,莎乐美的朋友们对诸如此类的批评以及对莎乐美的性格的如此刻画提出了强烈异议。这些了解莎乐美的人看到的是一个富有同情心、不自负、极为人性的女人;在朋友圈子里,她常以富有感染力的笑声、具有真实意义的幽默给众人带来欢快的气氛。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莎乐美从未中断过对自己的哲学反思。她通过一系列文学作品,以一个孩子、一个拥有众多兄长的妹妹、一个少女、一个妻子,以一个情人、一个不是母亲的女人、一个艺术家和自恋者,向自己提问:“我是什么?我能够是什么?”她询问那个时代给作为女人的她提供了什么样的可能性,什么是那个时代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中哪些是阻止女性自我发展的障碍。最终,她选择了与那个时代相对抗的角色,目的是让她同时代的人在惊惶中看到,传统认为不可能的,事实上并非如此。

一些追求妇女解放的女性把莎乐美视为楷模,因为她敢于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自主地生活,自己导演自己的生活。为了捍卫自己的独立和自主,她从不顾忌与她相关的男性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她也从未终止过精神上的进取和自我实现。我们是否因此可以说,莎乐美是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一名斗士?这要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妇女解放这一概念,从什么角度来看待男性与女性的本质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在人格独立性方面莎乐美也许可以算作一个榜样,然而也有人把她看作妇女解放运动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与她同时代的女权主义者就曾尖锐批评她的关于妇女本质和女性与男性有根本区别的论点。因为对于极端的女权主义者来说,女人无论在心理素质上还是在能力上都与男人



Lou Andreas Salomé

一个非凡女人的
一生——莎乐美

无任何差别。这样看来,我们并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模式将莎乐美框套起来。笔者相信,在读完这部传记后,读者会得出自己的看法。